

# 张恨水评传

马季

著



老舍曾经评价张恨水说他是“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作家”

茅盾说：“在近三十年来，运用‘章回体’而能善为扬弃，使‘章回体’延续了新生命的，应当首推张恨水先生。”

领略通俗文学大师作品魅力，体悟民国第一写手曲折人生。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  
China Book Press

# 张恨水评传

领略通俗文学大师作品魅力，体悟民国第一写手曲折人生

马季

著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  
China Book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张恨水评传 / 马季著. — 北京 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5.12

ISBN 978-7-5068-5348-4

I . ①张… II . ①马… III . ①张恨水 ( 1895 ~ 1967 ) — 评传

IV . ①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 2015 ) 第 303980 号

## 张恨水评传

马季 著

---

图书策划 武 斌 崔付建

责任编辑 戎 蹇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 邮编: 100073 )

电 话 ( 010 ) 52257143 ( 总编室 ) ( 010 ) 52257140 ( 发行部 )

电子邮箱 eo@chinabp.com.cn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明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 172 千字

印 张 7.5

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5348-4

定 价 32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 目 录

## CONTENTS



|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|
| 引 子  | 001 |
| 第一章  | 002 |
| 第二章  | 009 |
| 第三章  | 015 |
| 第四章  | 022 |
| 第五章  | 027 |
| 第六章  | 029 |
| 第七章  | 046 |
| 第八章  | 054 |
| 第九章  | 059 |
| 第十章  | 066 |
| 第十一章 | 075 |
| 第十二章 | 085 |

#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|
| 第十三章  | 093 |
| 第十四章  | 101 |
| 第十五章  | 115 |
| 第十六章  | 125 |
| 第十七章  | 131 |
| 第十八章  | 136 |
| 第十九章  | 142 |
| 第二十章  | 151 |
| 第二十一章 | 159 |
| 第二十二章 | 164 |
| 第二十三章 | 170 |
| 第二十四章 | 176 |
| 第二十五章 | 182 |
| 第二十六章 | 188 |
| 第二十七章 | 194 |
| 第二十八章 | 201 |
| 张恨水年谱 | 206 |

## 引 子

一九六七年的大年初七，二月十五日。北京。一间小四合院内。张恨水一个人在家。

刚过完年，街上仍然是一派辞旧迎新的气象。只是今年的新，却是格外的新，新到令人无所适从。爆竹是四旧自然不能放，就连相互拜年也战战兢兢，生怕被检举揭发。

北京过年的冷是滴水成冰的那种，人们没事不会出来受冻。家里人都不在，过节已经变成一个表象，传统的项目一扫而空。他坐在习惯的书桌前，却不知该写什么。很想说新年如此寂寞，儿女不在身边，却始终不敢说一年不如一年。

外界对于他的称呼，从心远兄到张恨水先生再到张老师张同志。他从乱世一路走来，保持生活平静还有一张安定的书桌，对于别人都是奢求。虽说虚岁七十三，是“阎王不请自己去”的年纪，但自己确实不想去。

还有很多东西要写，还有很多事没做。倒上一杯水，用力甩甩头。以前那种每天至少写五千字的日子，已经恍如隔世。



## 第一章

门外大街上走过喊口号的、送报纸的、打牛奶的各种嘈杂的声音，两只手按在桌子上，钢笔帽打开了，一个字没法写。忽然觉得原先写过的字都空无一物，不知道还有哪句话能留下来。就像原先自己写过的都是宿命，都是《啼笑因缘》那样的一场梦、一场空。

一生起起伏伏，早已经荣辱不惊，也许写这么多的东西，只是满足自己作为才子佳人的那场梦。然而却在这场梦当中，却是一醉就是七十多年，不知道后人将如何评说，至少自己不曾后悔过。

其实那三次婚姻张恨水只是在追求自己的那个梦，也许他亏欠了那三个女人，也许又确实彼此得到了很多。

坐在书桌前慢慢地闭上眼，想着这许多的人和事，最对不起的人，可能会第一个想起来，但是闭上眼，他们就都涌了上来，可能自己想做才子却在万花丛中迷了眼。

现在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了，外面的人外面的事，都那么的新，然而自己却是个半新半旧的人物，永远拥抱新的东西，但是又放不下旧爱。说自己是优柔寡断也好，说自己是锐意求新也好，总之这一生随着自己的性子，就这么样活下来，也没有后悔药可吃。也许写小说的人，大都是性情中人吧。

外面有人敲门，大概是送报纸的，但是却没有精神去开门。头疼得不得了，他眼前一片漆黑，两只手想抓住头，但却抓不住，就好像头有千斤重，一低低头就会滚到地上去一样。门外敲门的声音逐渐远去，又有一个声音叫起来，还有人在外面起哄。不知道这些人要干什么？难道这些人不知道已经解放十几年了，一切都是新的了么？

好像是一间特别老的房子，门楣窗棂上还贴着过去的对联窗花，窗棂上还镂空的木雕，雕的花都已经透出油光。噢，是了，这就是家里祖上的老房子吧。那些半大脚的仆妇们忙不迭地走来走去，好像是张家了不起的公子“洗三”的这一天，家里来人拜喜的送礼的络绎不绝。

不知道是为了图喜庆，还是驱鬼神，屁股被大葱打了三下。收生姥姥已经坐在正席上刚吃过饭，剩下的收生面已经招待给了亲戚好友。正对着香案的是一个热气腾腾的铜盆，以及痛哭的自己。

对面有香炉，有蜡烛，由于自己家好歹也是吃过朝廷俸禄，所以香炉里供的是五谷。侧面母亲的卧室也供着炕公炕母，都摆着满满当当的“桂花糕”和“糖烧饼”。自己为什么没有抓一块呢，到现在也没有想起来，可能那个时候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冒着热气的铜盆上。

收生姥姥把自己拿大红缎子包了包，扯着下人的嗓子喊“吉时到了，添盆——”。一大队伍人带头，往盆里添一小勺清水，那个叫祖父的人高兴得花白胡子都颤抖了。旁边还有一个茶盘，那些穿长袍大褂叔叔婶婶把银票放进茶盘里，还有父亲的友人们也都把银票放在茶盘里。花白胡子一颤一颤的祖父，像下饺子一样，把金银裸子和铜圆，还有长命锁和手镯子放在铜盆里，收生姥姥忙不迭地喊着“长流水，聪明伶俐”。奶奶放进来红枣花生桂圆栗子荔枝，收生姥姥又不迭地喊“早儿立子，连生贵子，连中三元”。

大家行礼如仪后各自落座，收生姥姥便拿起棒槌往盆里搅和，一边搅和一边说：“一搅两搅连三搅，哥哥领着弟弟跑，七十儿八十儿、歪毛儿淘气儿，稀里呼噜都来了。”然后把孩子解开大红缎子，抱到盆里浇水，他觉得身上起了个寒噤，一勺清水浇到了屁股上，不禁咧开嘴哇哇抗议起来。日后是每天能写几千字的作



民间“洗三”习俗

家，那个时候却一个字也说不出，他只想说“水凉”，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抗议。他的哭声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如此微弱，对于如此抗议，反引得大家一阵狂喜。

周围又响起一阵贺喜道好的声音，纷纷向父亲和祖父作揖，“响盆了响盆了，大吉大利啊。”收生姥姥念叨个没完没了，又往头上浇了一勺凉水，念叨着：“先洗头，作王侯；后洗腰，一辈到比一辈高；洗洗蛋，做知县；洗洗沟，做知州！”大家哄堂大笑，自己哇哇大哭着无所适从。

没想到紧跟着还有。下面是一个艾叶球，点着了，冒着一缕青烟逼了过来，还有一片辣辣的老姜拍在了自己的脑门上。那团冒烟的东西，在脑门上烧了很久才拿走，全不管自己已哭得昏天黑地。这是一场旧时代的狂欢吧。

的确是狂欢，他们还没完，本来没有几根头发，居然还要拿梳子来梳头，收生姥姥一定可以去当说书的先生了。她还在说：“三梳子，两拢子，长大戴个红顶子；左描眉，右打鬓，找个媳妇准四趁；刷刷牙，漱漱口，跟人说话免丢丑。”

还以为完事了，没想到她又剥了个熟鸡蛋，滚烫的鸡蛋白滚在自己脸上，高声说：“鸡蛋滚滚脸，脸似鸡蛋皮，柳红似白的，真正是爱人儿。”孩子的哭声已经震天响了，但周围的人说因为哭得响，是可喜可贺之事。折腾够了之后，终于把自己从盆里捞出来，捆在蜡烛包里，可怕的是拿了一根大葱，在身上抽了三下，又说口诀：“一打聪明，二打伶俐。”

收生姥姥扁扁的脸颊已经冒出了汗，在今天她和孩子都是主角。在这个家庭，孙子的出现是意味深重的，大人已经提前预想到了光宗耀祖。这时，收生姥姥叫一位下人把大葱扔到房顶上，



在座亲朋一起高呼，不知道是道贺还是起哄：“聪明绝顶！”

被捆在小被子里，本来想闭上眼睛睡觉，但他们实在太吵了，透过模模糊糊的眼泪看过去，怎么又是大人们把红纸包着的秤砣和锁头拿了起来。收生姥姥接过秤砣，在自己身上比画了一通，幸好没有砸下来，说“秤砣虽小压千斤”，全然不顾自己愈演愈烈的哭声。好不容易放下秤砣，又拿起锁头，在身上比画了好多下，说：“长大了头紧脚紧手紧”，自己如果记得此时发生的一切，将来一定什么都不敢做了。

又是一个茶盘，托着红缎子被送过来，自己被放到了茶盘里，几个姑姑婶婶黑压压的涌上来，把金银钹子硬邦邦的往自己怀里揣，往抱被里塞。银锁头揣到自己身上，冰冰凉硬邦邦的，自己就大哭起来，于是亲朋好友又是一番高兴大笑。收生姥姥还要念歌谣：“左掖银右掖金，花不了赏下人。”

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到来一定得如此痛苦，但亲朋好友表现得那么欢乐，自己那时仅有的互动只是能多哭几声。收生姥姥这时拿了一面镜子，从后面照自己的小屁股，说：“用宝镜，照照腚，白天拉屎黑下净。”他不理解是什么意思，只知道自己管不了什么时候吃喝拉撒。但是哭声照他们听来，也许只是对这个人世间的报到，他们听不出来自己的哭声是多么的微弱无力的抗议和困惑。

被不认识的老太太抱来抱去，想睡觉又睡不成，用凉水浇自己的脑袋和屁股，还被辣辣的大葱抽，用艾条烟熏火燎，最后自己无奈的大哭还被他们认为是大喜。这人世间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困惑。这时，收生姥姥拿着烘笼儿把几朵纸剪的石榴花放进去，塞了塞，念念有词：“茉莉花、桃杏、玫瑰、晚香玉、花斑、痘症

稀稀拉拉儿的……”

然后就洗差不多了，地上站着下人们，还有本家的亲戚孩子们，都分到了红蛋。房间里弥漫着熏人的熏香和蜡烛味，满头大汗的收生姥姥把娘娘妈儿、敬神的钱粮、连同香根一同请下来，送到院中焚化。望着腾空而起的黑烟，收生姥姥用铜筷子夹着的炕公炕母神码扔到火盆里，高声念：“炕公炕母本姓李，大人孩子交给你；多送男，少送女。……”大家又是一片磕头道好的声音。待火渐渐熄灭，她又把冷却的纸灰用红纸包起来，恭恭敬敬、颤颤巍巍的压在炕席底下，让炕公炕母守在炕头保佑大人孩子平平安安。至此，又一次颠着小脚向本家不断道喜。

张家祖上吃过俸禄，绝不会吝惜这几个喜钱，此次又是诞生一位寄于众望的孙子，不说今后经天纬地匡扶国政，也希望他成为方圆附近有头有脸之人，全不管这次恰逢甲午战败，全国课税增加，为了迎接新孙子，家里红鞭炮的纸屑都把脚底儿都淹没了。

母亲坐在床上，也表现得非常欢喜，而父亲肩负着向所有亲友寒暄致谢的重任，根本没有进屋来问候一下初来乍到人世的儿子。大家都那么开心，好像这个世上应该就是这样，其实这根本就是个错觉。

有那么一阵子，他都快信以为真了，就像他们在封建家庭里被放大的男孩子的作用，险些认为自己有时候无所不能。大人们终于喧闹够了，屋里的一切喜庆用品包括香炉里的五谷和供尖儿，都赏给了收生姥姥，更别说那些染得通红的鸡蛋。

对于平常人家来说，给这样的公子洗一次三，够他们半年的生活费，人世间的的天不公，从一开始就贯穿始终，可是自己却傻傻地以为那一开始就是天经地义的。收生姥姥千恩万谢离去的身影，



两只小脚上下翻飞的如此欢快。

在人生的后来几十年里，他一直在想，好多人就算是葬礼，都不见得能如此铺张。自己当时作为黄口小儿，又何德何能。

现在这个社会这么新，一切旧的东西都被打倒、抛弃，踩在脚下。“洗三”这样的仪式，已经消失。人生开始有“洗三”，落幕时有“接三”。在一切旧习俗都不存在的现在，自己身后估计也没有人操办这样的事情了。

自己记得，过去“接三”的时候，是要糊车马箱子、奏吹鼓乐、迎亲朋吊唁，视为丧礼大典。现在也是奢望，按佛道两教的说法，只有善人才有如此的收因结果。不管是谁，都有让自己死去的亲人升天成为正果或托生于善地的愿望，但不是所有人终其一生的行为都是尽善尽美的。这样就需要在他死后，第三天灵魂正式到阴间去的时候为死者延请僧众，诵经拜忏，放焰口（烟火），向十方法界无祀孤魂施食，替亡人广行功德，以资赎罪，让阿弥陀佛迎接亡灵上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谓之“接三”。

## 第二章

人生若只如初见，情愿只记得那些欢乐，或者一厢情愿的认为自己应该是欢乐的。但是活得实在瞻前顾后，所以也就越发痛苦。但自己留下三千多万字，让里面的那些人替自己欢乐，替自己痛苦，也就可以说自己永远是欢乐的了。

昨天晚上，儿子张伍在十二点从东屋到北屋来看他，看他还在看书，看的是《四部备要》。书还放在床边，儿子跟他说早点休息，“明天带你看病”。恍惚间他点点头，并没说话。张伍帮他把灯关了，

恍惚之间，好像有敲门声和跑来跑去的声音，有人喊“老爷子是不是又中风了？”，然后有电话声，好像又有救护车的声音。恍惚之间又有人说“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，为了革命，救死扶伤……”

一切归于黑暗。

久违的感觉，像骑在马上，可能不是真的马，是祖父宽大的

脊背，喊打喊杀、习武。在上学之前，他就开始认字。入蒙学之前，也在家读些杂书，虽然家长给他起名唤作芳松，字心远，但在求知的过程中，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心有多远。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，乃至四书五经，他都背得很好，也开始学做八股文。

闲着没事的时候，祖父也给他制作了竹制刀剑，只因为他的一句“愿学祖父跨高马配长剑”，让他骑在山羊上，在院子里随便玩。不顾下人们和母亲的惊呼，往来奔驰着。也许从这时候开始，在他心里就埋藏下了向往武侠和战争的种子。

作为长孙，祖父对他寄予的期望非常高，但在那个乱世，有的时候并不是把书读好就能出人头地的。尽管家里还有了其他孩子，但他始终是最受期待的，是祖父最用心栽培的那一个。

祖父是行伍出身，自幼炼得一身很好的武艺，在朝廷立下军功，做到了参将和协镇，驻防江西广信，父亲也武功过人，在军营中襄理军务。也正因为如此，祖父要求孙子文武双全。此时的张恨水还叫作张心远，已经养成了急功好义仗义执言的品性。

但好景不长，六岁那年祖父病故，从那以后父亲的驻军就在各个营地之间驻防，他也就随同父亲在不同的地方开始生活。也学会了好几种方言，但是也不停地转学，多亏了父亲抓紧，他又喜欢读书，功课才没有落下。晚清时局动荡，各地风云突变，帝国大厦已是岌岌可危，日薄西山。学生们不再单纯的读以前的四书五经，八股也不再是唯一的进身之道，年轻学子想要混得有头有脸，一般都是学习新学，进入新学堂，学习西文、西洋机械、乃至格致、律政医学，甚至农业者。

光绪三十三年，受此影响，张心远被父亲送入景德镇一思想



清末新式学堂

开通的先生馆内学习。开明的先生对其影响甚大，并不拘泥于八股之流，使年轻的心远课余遍览小说，涉猎较广，渐渐学会了一些作文的方法。在那个时候他就爱读很多小说、历史书籍，比如《残唐演义》《三国演义》等。是年冬天，又随父亲回到南昌，第二年他仍在攻读古文，不仅延读原文，还读批注，对于小说，不仅看内容，还看书评。同年，他开始练习写第一部武侠小说。

时值变法维新之后，西风东渐，“师夷长技以自强”之说兴盛。在景德镇上私塾的时候，他就已经不只读先生教的教科书，还涉猎了不少他接触得到的文学作品，好学的他不仅丰富了文学知识，也学到了后来用得着的很多写作方法。

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，父亲开始自立家馆，教育子女。请来姓徐的一位先生，徐先生世为布衣，不应科举，恬淡宁静。这位师长对于心远的人生观有着很大的影响，后来他不接受军阀政府的聘任，可能都和这段早年教育有很大关系。

这年秋，他进入大同小学三年级插班读书，接受新式教育，对他思想触动很大。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七月，又入甲种家业学校就读。读惯了八股文的他首次接触数理化等新式课程，受到很大挫折，但他还是爱读古典文学、小说，并且开始接触西洋翻译小说，学习西洋小说的心理描写方法，同时又没有放弃对古典文学、小品的追求。

因为多读了几本书，少年张恨水在乡间被人称作“少年神童”，他也以“新青年”自诩。由于住在学校，并不是每天回家，通常只能拿换洗衣服和过节时才回家探亲。于是刚回家的那个晚上，他是听着隔壁母亲的哭声，跪在院子里面对着祠堂和先人的牌位，听着父亲的骂声度过的。

父亲比谁都看重他，当然也比谁都生气，他作为长孙被寄予厚望，现在却把辫子剪了，做出一副不忠不孝的样子。而那时少年的心理，却一直觉得对国家若有新的希望，就要舍弃那些旧的东西。变法尚且流血牺牲，剪掉辫子算不了什么。

虽然后来官府也有来乡里查剪了辫子的，父亲和家人总是打马虎眼几次帮他掩护过去。不管怎么样，父亲和周围的环境对他还是相对宽松和开明，在大的变革的时代，帝国大厦的倾颓，使许多有志青年认定，出国留学才是匡扶国政、振兴中华，进而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出路。

时下一般公认留学首推欧美，然而，张恨水的父亲由于一时无法筹措充足的经费供他留学，所以倾向于先去日本。但张恨水认为日本是“再传”，要学第一手的西学就要去欧美，张父就建议再等待一段时间，待经费充足再说留学的事。于是，留学的事就暂时搁置下来，张恨水决定在家乡等待出国留学机会的同时，一